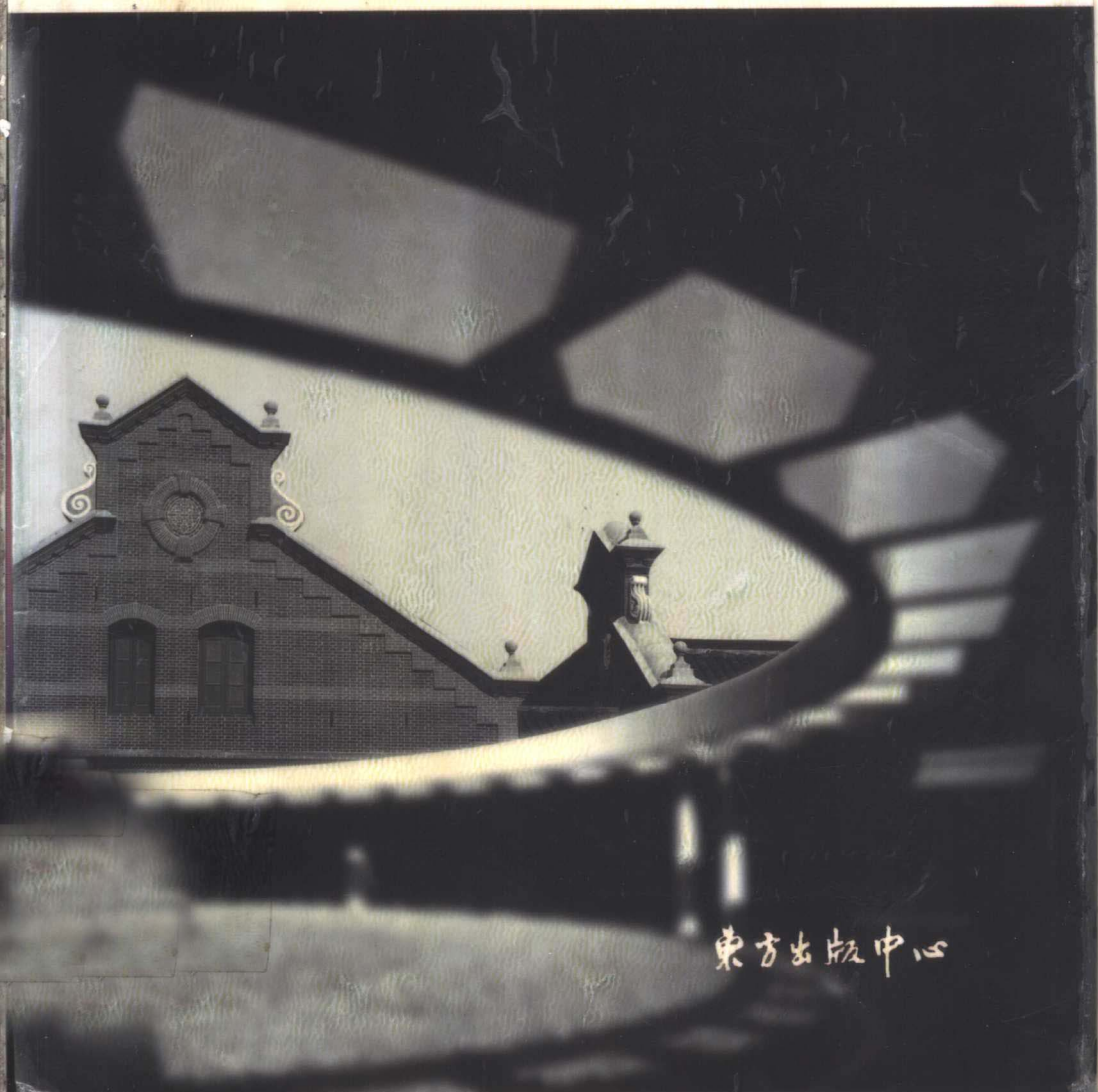


蔡翔 著

神圣回忆

文化大散文系列



東方出版中心

蔡翔 著

神圣回忆

东方出版中心

说 明

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,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、知识出版社(沪),自1996年1月1日起,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。

神圣回忆

蔡 翔 著

出版:东方出版中心

(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)

发行:东方出版中心

经销: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:昆山亭林印刷总厂

开本:850×1168(毫米)1/32

印张:8

字数:180千字 插页5

版次:1998年4月 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

ISBN 7-80627-259-3/1·104

定价:17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文艺批评家蔡翔关于城市与城市人命运的系列文化散文集。

全书以一个生命的生存经历为线索,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、人物命运、社会现象予以审视和回顾,引申出对历史、社会、人们的生存环境乃至整个文化形态的理性思考。其中,《底层》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,对都市民众的生存结构和心理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述;《神圣回忆》则是从一个成年人记忆中,挖掘出既荒诞而又合乎逻辑的热血少年曾有过的梦想。此外如《古代感觉》《难忘老歌》等,都镌刻着一代人深深的生命痕迹和理想追索。

全书注重思想性,弘扬人文精神和提倡世俗情怀,呼唤社会良知的回归和社会发展的平衡,对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人们,都将有一种警示作用。

自序

有一些语词，会突然闪现，在那一瞬间，心会为之砰然作响，久已死去的激情，也会在这时重新燃起。

或许冷静得太久，坐在书桌前，沉浸于各种理论书籍之中，心却慢慢地游离开去。于是有一些语词，开始在黑夜里闪烁，撤去理论的冷静和谨慎，竟然看见一簇耀眼的光亮，对我来说，那是一个暗示。

生命终于从书籍中走出。当我坐在黑夜的窗前，点燃香烟，烟雾温情地冉冉升起，透过烟雾，看见往事如梦。

穿过往事，走向我个人的真实，重温曾经有过的种种悲喜。在那一刻，世界也就存在于深深的个人痕迹之中。也许，它燃烧的是苦闷，是怀疑，是沉落于无底的深渊，是追忆和追悔，是对梦中土地的依依相恋，但绝对是我此时此刻的个人真实。

真实的不仅仅只是理性，真实的还有个人的性情，而有时候，理性正是对个人性情的一种压迫。

沿着这样一条河道，让生命缓缓流淌，流出的是个人往事，是有关青春和激情的缓慢记忆。

就这样，坐在桌前，铺开稿纸，点燃烟，让生命在笔底流过，让闪烁的语词从心里走出，成为生命的栖身之处。

我知道，许多的语词或许经不起理论冷静和慎密的推敲，但是它是我此刻的生命呈现，躁动已经开始，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生命之树的回黄转绿。

久已渴望的真实，正是由此开始。世界已经不复存在。存在的，只有个人的真实，那一棵孤独的生命之树。理性或者观念已经并不重要，整体的历史渐渐隐去，慢慢呈现的，是我个人的真实，沿着感觉，走进我的生命。

在这一刻，我感觉到自己的真实存在，我只是我自己，我不再对他人言说，我只对自己默默倾诉。

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为重要，走进自己的生命，寻找记忆。在那里，有一片浅滩，我慢慢登上梦中的土地。

激情在写作中燃尽，写作已经成为我存在的唯一方式，最后一片逃遁之地。

避开喧嚣的都市，避开无数欲望的缠绕，避开伤心之地和幸福之地，拾起被人唾弃的旗，写作中打开一扇想象之门，看见梦中的陆地和彼岸那一点神圣之火。

此生命运已定，笔支持着一个守望者的勇气和信念。纸做的文章虽然脆弱，但是它毕竟倾注了一个人的生命，一个人全部的痛苦与喜悦，全部的苦闷与彷徨。

年轻的呼唤可能还会留下一点痕迹，但是人到中年，更多的还是对世事人情的一种忧患情怀。但是激情仍在，尽管在的只是一些余烬，用手摸去，仍觉滚烫，暗火在灰烬中奋力一燃。

这似乎证明我尚未彻底老去。

1997年1月18日

目 录

自序.....	1
神圣回忆.....	1
古代感觉	12
底层	27
色彩意义	38
纯洁时代	44
难忘老歌	54
“文革”记事	60
H 的故事	71
北方传奇	84
旧梦录	98
下乡记事.....	124
红卫兵 C	133
向北方.....	147
如水的记忆.....	157
吃话.....	164
烟话.....	174
闲话.....	179

故事.....	184
工厂追记.....	189
姓名笔记.....	195
驿路之思.....	204
广告乌托邦.....	210
城市边缘.....	227
落日.....	235
黑夜已降.....	239
后记.....	251

神 圣 回 忆

我的回忆完全因了下面这段文字，我是在图书馆发黄的资料堆里发现它的，我想我当初完全是漫不经意的一瞥，我没有想到这一瞥竟把我尘封已久的记忆重新激活，现在我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：

当广州掀起红卫兵运动之后，纺织厂内也迅即涌起“破旧立新”的“热潮”，厂里的男女职工互相检查有没有属于“四旧”的东西。有一名女工因为亲友自港带回一些衣物给她，其中有一条红色的女三角裤，厂内的红卫兵和“革命群众”便将她的红色三角裤翻了出来，给她扣上了三项罪名：（一）将最神圣的革命色彩——红色用来穿在最肮脏和不适当的部位。红色是代表最进步的颜色，如中国（中共）被命名为“红色的中国”，革命的军队最初被命名为“红军”，以至于现在的红卫兵也冠上了“红”字头。因此把红色穿在不当的部位未免大大的亵渎。（二）崇尚西方国家的货品，具崇洋思想。（三）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享受，不穿布裤喜穿丝裤。

这名女工结果被拉出去批评，全部洋货拿出来“展览”后一概予以烧光。

我完全不想追究这段文字的资料来源，但是我相信它是真实的。我也不想知道这位女工后来的命运遭遇，是自杀，还是苟活。也许她现在已经为人妻为人母，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段被侮辱的生活将构成她全部的悲惨记忆，伴随终生，直至她离开这个亲爱的又是可诅咒的世界。

在我有关那个时代的全部的记忆中，在我所目睹所知道的所有的事实中，这实在是一件很小的小得微不足道的事情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唯把这段文字铭刻在心，不知道，说不清楚，我只记住。

我现在看见我遥遥地向我走来，在黑夜中，一个 13 岁的少年向我走来，我亲切地凝视着这个少年，这个少年赤脚穿着布鞋，在乱蓬蓬的头发下，有一双略显迷茫的眼睛。我向少年缓缓走去，我看见了那个时代，那个激动人心的红色年代，那个时候，我们已经不上课了，老师忙于学习、检查和相互的揭发，我们走上街头，愤怒地注视着墨镜、长发、尖头皮鞋和雪白的衬衫领子，把这一切都称之为“阿飞”。我们崇拜保尔·柯察金，模仿着少年保尔的一切，为了锻炼自己的勇敢和意志，轮流着从二楼阳台上往下跳。我们有自己的组织，定期出版自己的报纸，我们半懂不懂地读着毛泽东、列宁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，我们真诚地关心和讨论着国家大事，我们相互传说某某的家里又被查抄出多少多少的黄金和现钞，我们仇恨地注视着社会上一切贫富悬殊的现象，因为我们曾经天真地相信这一切早已被消灭。所有的危机感都在那个时代被激发出来，我们庆幸自己终于又一次赶上

了革命，我们把“保卫”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。我们没有军装，也没有军帽，我至今仍然激烈地认为，这些没有军装和军帽的少年（还有青年），是当时红卫兵中最出色的一群，在这些平民少年中，后来走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物，影响着时代发展。

我现在慢慢地走向 1966 年的年尾，那一年的冬天不冷，就像许多的故事一样，我将提到“有一天”。我相信，一个人的改变，乃至影响着他后来整个的思想、性格和命运，完全是因为这个“有一天”的偶然干预。是的，在那一年的年尾，有一天，一个伙伴匆匆地跑来，他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住在我们隔壁楼里的“小皮匠”，刚刚被揭发出来是一个逃亡地主，而且欠着劳动人民的血债。我想，在那一瞬间，我们被这个消息惊呆了。我至今仍然能清晰地描述出那个“小皮匠”的外貌，我记得那是一个模样和善的中年人，衣服上打着补丁，见谁都笑容可掬，在马路的拐弯角，终日守着他修鞋的挑子，我每次见他，都会有礼貌地喊他一声“伯伯”，我想，我和我的伙伴们的鞋不止一次地被他免费修过。而现在，这个“小皮匠”，这个被我们有礼貌地称呼过“伯伯”的小皮匠，竟然是一个“逃亡地主”，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，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，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“还乡团”，而且有着不止一条的人命血案，解放前夕趁着混乱潜逃上海，我们还断言他的家里必然藏有驳壳枪、匕首和变天账。我想提请历史原谅我们，在当时，对于一个 13 岁的少年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动人心的呢？请想一想，一个逃亡地主，竟然化装成小皮匠，潜伏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将面对一个真实的阶级敌人，所有的小说和电影都在此时向我们展示着它的全部的真实性。正是在那一天的黄昏，我们愤怒地呐喊着向“小皮匠”的家里涌去。

我的记忆在此时变得突然地清晰无比。我看见那一天的黄昏，“小皮匠”的一家正在吃饭，我看见在我们涌进屋子里的时

候，那家人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。小皮匠被我们围在中间，浑身哆嗦，胡乱点头，语无伦次地回答着我们的种种问题，所有的问题都在“小皮匠”的点头中得到证实。“揍他”！一个声音愤怒地高叫着，我看见无数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“小皮匠”的身上。轮到我了，我看见我的拳头高高举起，然后形成一条弧线，慢慢向前划出，可是它突然在中途颤抖了一下。是的，我的手在当时突然颤抖起来，我看见了一个女孩，那么小那么瘦弱的一个女孩，她卷缩着身子，努力着想消失在她的父亲的身后，她是那么小，小得我们完全忘记了她的存在。是的，在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一双恐惧的、惊惶的、羞辱的、无助的眼睛，我在当时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动物园受惊的小鹿，那时，我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一双眼睛。我的记忆突然出现了混乱，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后来的情况，我只记得我的拳头最终还是打了出去，然而已经是那样地软弱无力。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样离开那家人家的，我痛恨自己，我像保尔·柯察金一样，猛烈地谴责这种可耻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。

我想我那种失魂落魄的神情引起了母亲的注意，母亲很少过问我的事情，从小如此，她总是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和哥哥的激烈讨论，她对她的儿子有一种出奇的信赖，她相信她的儿子们正在为正义而战。可是那一天，母亲却敏感地注意到我的反常。母亲不久就弄清了事情的全部真相，她严厉地训斥着我，罚我长跪不起，完全不顾一个红卫兵的高傲和尊严，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发过这样大的脾气。我还知道，母亲后来瞒着我上门赔礼。

我现在想起了母亲，满怀感激地想着母亲，母亲识字不多，但我所有的启蒙都来自母亲默默的关怀。我固执地认为，平民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善良的阶层，他们量入敷出，规规矩矩地做人，那些已经被上流社会糟踏得不成模样的道德箴条，却被平民默

默地守护着，他们忍受着别人的欺辱，但是他们决不欺辱别人。

也许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会渐渐淡忘那双美丽的眼睛，也许，如果没有四年后的“有一天”。四年以后，我已经 17 岁了，我们正收拾行装，准备上山下乡。我报名到黑龙江兵团，除了北大荒浪漫传奇的诱惑，还悄悄收藏着我个人的感情依恋。有一天，也是在一个冬日的黄昏，我的班主任和一个工宣队员来到我的家里，他们向我严肃地宣布，因为我父亲的问题，我到黑龙江的申请，不能被批准，因为那里是反修前线。我尴尬地站在那里，接受着对我的命运判决，我的青春浪漫在我的倾听中随风而去。

我仍未死心，我向母亲要了车钱，我想找父亲问问“问题”的实质情况，在我年轻的心里，存有一份侥幸，希望最后的结论只是“人民内部矛盾”，那么所有随风而去的浪漫都会被重新召回。我从城市的这一头赶到那一头，我看见父亲正在“劳动”，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回家。父亲听了我的话，沉默已久，踌躇已久，然后推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对我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们默默地向公司走去，我们走进一间挂着“政工组”牌子的房间，父亲艰难地向一个女人请求，请求给他一个“结论”，一个属于“人民内部矛盾”的结论，为了他的儿子，我看见父亲付出了他的全部自尊。那个女人漠然地听着，然后冷冷地说：“你们等着，”起身向会议室走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想只是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出来了，命令式地说：“进去！”这时我看见父亲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，我们向会议室走去，我听见里面响起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的雄壮歌声。

我和父亲孤零零地站在前面，父亲已经自觉地低下头，我看见屋里坐着许多干部，这个临时节目使得干部们兴奋起来，屋子里乱哄哄的，许许多多的人在那儿愤怒地叫着：“翻案”、“复辟”、“反攻倒算”、“打倒”、“坚决不答应”……。语言，那时我就知道，

语言是一种暴力。我像一棵草，在这愤怒的海里飘荡着挣扎着。我实际上什么也没听见，我的思想空空洞洞，我只是漠然望着窗外灰色的天空，我看见了那双眼睛，那双美丽的眼睛，我仔仔细细地读着里面的恐惧、惊惶、羞辱和孤立无助。

我的冗长的回忆到此结束，我知道，你们已经开始厌烦，可是如果你们同我一样，有过这样的少年往事，那么我相信，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共同走进那长长的回忆之中。

我决不因为我后来的命运遭遇而推诿我曾经有过的错误，决不会，我甚至没有产生过任何宿命的感觉，我只是想说，人是不可以被侮辱的，人的所有的尊严都建立在自由——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——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剥夺之上。我在 17 岁的那个黄昏，终于读懂了那双美丽眼睛的全部涵义，尽管它为时已晚。

我想，那个年轻的女工，肯定也有着一双美丽的眼睛。我想，那肯定也是一个冬日的黄昏，那个女工被批评——我不知道记录者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字眼——的时候，肯定也是孤零零地站在人们中间。我想，她的脸色肯定变得苍白，那双美丽的眼睛恐惧地、惊惶地、羞辱地、无助地望着人群，或者，她根本就没望，只是望着那茫茫的天空。我想，那条红色的三角裤肯定被挂在她的胸前，就像被道德激怒的村民，把破鞋挂在犯戒的女人胸前一样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在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疯狂行为中，我们都能找出它原初的历史版本。

那双美丽的眼睛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，照耀着我的灵魂，我想我此生再也走不出这双眼睛的美丽凝望。

你们已经发现，我始终没有使用过“忏悔”这个词，而这个词

目前是那样地流行，同时流行着的，还有眼泪和唏嘘再三。我可以坦白地说，我不喜欢“忏悔”这个词，一点也不喜欢，不为什么，只是不喜欢，我对词的选择，常常只是凭着一种直觉，一种美丽直感。如果让我选择，我愿意使用“责任”这个词，我觉得这更重要。

在那双美丽眼睛的凝望中，我为那个 13 岁的少年的行为负责，我不祈求这双眼睛的原谅，我只是在这双眼睛的美丽凝望中，明确了我的责任，我必须终生为自由而战。但是，我只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，而不是所有。对于一个 13 岁的少年来说，这不公平。我清楚地看到，站在那个 13 岁的少年背后的，正是我们的全部“文化”，而谁应该为此负责呢？应该有人负责，可是没有，我至今未读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负责文字。在那一代人中间，我真正敬仰的是顾准，那个在个人的屈辱中作着伟大预言的先知。

我拒绝“忏悔”，因为我是那样地热爱这个 13 岁的少年，就像我至今仍然热爱保尔·柯察金一样。理想是那样地美丽，因为这个美丽，我承担这个 13 岁少年应该承担的责任，但是我原谅他的错误，因为美丽而犯下的错误。我从那个年代走来，从 13 岁的少年走来，满怀着对理想和正义的憧憬，走过漫长的艰苦岁月。我知道，“理想”这个词现在已经沦为“滑稽”的同义语，许许多多的聪明人嘲笑它调侃它；我还知道，知识分子正在深刻地指出“理想杀人”，我相信他们是善良的，善良的知识分子被“杀人”吓坏，转而迁怒于“理想”，迁怒于一切崇高的精神。我更知道，这个严肃的命题正在被那些聪明人利用，为他们的平庸谋夺个人的私利制造了一个深刻的堂皇借口。我在这里同那些知识精英分手，我返身向后，满怀战栗的神圣之感遥遥地望着那个 13 岁的少年。我不想掩饰自己，掩饰自己日渐地成熟和庸俗，我只有在返身过去的时候，才能重新感觉到那一缕神圣之光的伟大

照耀。

神圣，我已经反复警告自己谨慎地使用这个词，我觉得任何对神圣的讨论，都是对这伟大词语的亵渎。神圣是什么？神圣不是什么，神圣就是这个词的本身。我对神圣的崇敬，完全是一种对词的崇敬。是的，这个词，这个词是我的家园，是我精神的栖居之地，仅仅是我的，个人的，如此而已。在我身居异乡四处飘荡的岁月里，在我被思想的专制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在我疏离朋友孤独地被灰色生活所包裹的日子中，我默默地守护着这个词，感受着这个词给我的诗意和美丽，我重新获得我所渴望的意义，我展开我的想象，我满怀感激之情，默默地守护着。

神圣，我想那是一种彼岸的荣耀，我们经此召唤踏上家园的归途。是的，我现在只在我个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，我不会再把这个词强加给你们，我所爱的或不爱的人，作为一种要求，一种绝对的指令。请相信我，我不会再像那个 13 岁的少年，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病的世界罪的世界，有待于我们正义的清扫。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权利，有他的尊严，有他神圣不可剥夺的自由。我可以不喜欢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不能侵犯这个世界，侵犯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。我在 17 岁的那个冬日的黄昏，读懂了那双美丽眼睛的全部涵义。我从此恪守着彼岸和此岸的界限，理想和现实的界限，个体和类的界限。我在我的心里默默地守护着我的神圣我的家园，但是我却必须在人间终生维持“自由”这个伟大的字眼。在那双眼睛的美丽凝望中，我必须为我的 13 岁承担起责任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所有的轰轰烈烈都已灰飞湮灭，我们走过繁华的大街，再也不会想起头顶上曾经如雪花般漫天飞舞的传单，广场上不再有群众“手臂的森林”，那个激动人心的红色年代无

声无息地消失在广告牌上金发或者黑发美女的媚眼之中。你只有远离闹市，在那些陈旧的建筑物跟前，在雨水的冲刷之中，你才能仔细地辨别出“打倒”“万岁”之类的模糊字迹，这时你才依稀想起，这个城市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故事。

我并不为我的 13 岁感到羞耻，相反，我感到我的 13 岁是那样地丰姿多彩，我拥有这样的记忆，这样的记忆伴随我走过漫漫一生。

可是，现在，在我重新回首往事的时候，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的美丽凝望，我想起那个青年女工的红色三角裤，我必须为我的 13 岁承担起责任，否则，我心难安。

我们曾经为正义而战，曾经为理想而呐喊，清扫着这个病的世界的角角落落。我们曾经伤害过不少的人。有意或者无意，以神圣的名义，以“革命”的名义，直至我们自己被伤害。不，不仅仅是伤害，我们善良的美丽的愿望，结果帮助摧毁了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原则——自由。

面对我的往事，我想再一次说：神圣是彼岸永远的荣耀。经此召唤我们踏上家园的归程，它是个人的家园是我精神的栖居之地；我还想说：我们默默守护着神圣守护着我的家园我的诗意和美丽，在这灰色日子的层层包围中，我们感受着那一缕神圣之光的伟大照耀，我们严肃地爱和恨，严肃地工作和生活，倾听来自彼岸的神圣召唤；我更想说：神圣是美，神圣绝对不能转化为神圣之物。

物化的神圣便是这个世界的人间宗教，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：“革命”、国家、理想、民族、正义，等等，等等。拜物的疯狂，代替了我们对彼岸的神圣向往。我们被这神圣之物所限制，再也无法展开个人对神圣的彼岸想象。在这物化的神圣感召下，我们从彼岸走向此岸，进行着人间净土化的努力，正是在这种努力中，